

姚瑞丰的作品。

告别杭州来到琼海,租下农家小院

白天爬树摘椰、夜晚赶海叉鱼



扫码看视频

90后画师： 在海南山海为伴，野生创作 过上向往的生活

自贸港的年轻人

“喔欸！”是海南话，表达着对朋友的一声招呼、一句问候，藏着海岛独有的松弛。

2026年盛夏七月，在海南省琼海市长坡镇青葛村海边废弃桥墩、临海简易棚屋里，一场名为《喔欸》的小众画展静静落地。室外的环境，简朴至极，画作任由海风摩挲、日光浸染，路过的村民驻足观望，好奇地打量这些山海间诞生的作品……

这场有些原生态的画展，是90后画师“西北”送给琼海的告别礼，也是他两年渔村山野生活的温柔小结。

“西北”本名姚瑞丰，今年34岁，安徽芜湖人，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。两年前，他告别杭州，只身来到海南，租下村舍，化身赶海爬树、随心创作的“野生画师”。他以山海为家、以自然为材、以思念为笔，在琼海扎根两年，用最质朴的山野生活滋养艺术，把自由与初心交给海南。

如今，当琼海生活告一段落，他又选择移居万宁，继续探索海南，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山海。

□南国都市报记者 任桐



姚瑞丰在出租屋内创作。本版图由记者 邱洪高 摄

弃城归野 奔赴海岛开启野生创作

很多人以为“西北”是科班深耕、顺势从艺，实则他的艺术之路，始于孩童最纯粹的热爱与偶然的觉醒。

1992年出生的他，从小就对画画格外喜爱。儿时没有专业教具，他就对着家里的小人书一笔一笔临摹，有时在家里的墙上画，有时在看完不要的报纸上画……画画是他与生俱来的放松方式，也是独属于他的童年乐趣。

上学时期的他，对文化课始终不算擅长，成绩平平。直到高二，有人提点他，学美术也是一条可以考大学的出路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他正式开启系统学画之路。不同于文化课的枯燥煎熬，画画于他而言是极致的治愈与享受，他喜欢画，凭着这份纯粹的热爱与韧劲，他一路逆袭，顺利考入中国美术学院，后续又复读深造、攻读硕士学位，扎实练就专业功底。

大学数年，他系统学习艺术史、透视、解剖，版画里不同版种的技法，打磨出成熟的绘画能力，但真正让他读懂艺术内核的，是毕业创作的一堂课。当时老师只给了每个人一张白纸，没有主题、没有限制，任由大家自由创作。就在那一刻，“西北”猛然顿悟：多年所学的技巧都只是工具，美术真正的意义从不是刻板临摹、精准构图，而是表达自我、倾诉内心。也是从那时起，他彻底笃定，画画是他安放情绪、对话世界、留存生命痕迹的主要方式，这份认知，也贯穿了他此后所有的创作与生活。

毕业后的几年，“西北”一直在生活与艺术的平衡中慢慢探索，尝试过十余种工作，在烟火百态中沉淀自我。他曾应朋友邀约前往江西教少儿美术课，也曾怀揣野性奔赴非洲参与猎豹保护志愿工作。在杭州，他一边承接设计画稿、美术代课、自媒体接单等各类零工维持生计，一边坚持创作。短暂的高校任教经历，让他清晰感知到，城市化的工作模式或许并不适合他：“我可能还是适合自由生长地去画画。”

2021年，一次偶然的乡村生活体验，点亮了他的生活方向，让他坚定扎根自然、栖居村落的想法。2024年春节后，他告别生活了十年的杭州，来到海南，环岛漫游一月后，最终选定琼海青葛村落脚，正式开启山海为伴的野生创作人生。

山海为材 烟火日常滋养艺术本心

月租1000元的农家小院、500元淘来的老旧三轮车、300元承包一整年的椰子树——是“西北”在青葛村的全部家当。

远离城市的霓虹喧嚣，他把日子过成了心中的山野模样：白天爬树摘椰、夜晚赶海叉鱼，追着潮汐奔赴大海，解锁自然的馈赠；静坐小院、执笔作画，让山海风物落满画布。两年渔村烟火，晒黑了他的肌肤，却丰盈了他的创作灵感。

在“西北”的山野日常里，最治愈的瞬间，藏在劳作与创作的交替之间。

深夜退潮后，他常常戴着头灯下海赶海，手持原始鱼叉追逐海鱼，忙碌三四个小时，直至深夜才返程。归来后耐心处理渔获、收纳海螺，忙活至凌晨一两点，满身海腥味、身心疲惫。可每当洗个清爽的澡，推开工作室大门，他便彻底抽离海边劳作的状态，坠入独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。

“我最喜欢两个状态切换的瞬间，无关大海，无关琐碎日常，也无关绘画的某一笔笔触、某一幅画面。介于现实生活与艺术创作中间，如同两次心跳中间的留白，动人的真谛从来不是心跳落下的扑通声响，而是前一次心跳收尾、下一次心跳尚未响起的那一秒寂静空隙。”“西北”说道。

长期亲近自然，也彻底重塑了他的创作理念与手法。从前深耕铜版画的他，常年离不开各类化学试剂，来到海南后，沉浸式的自然生活让他开始就地取材、顺势创作。挖取山间红土做底色、研磨海边贝壳为色粉调色，让艺术彻底扎根自然、贴合大地。

热带旺盛的生命百态，也拓宽了他的创作边界。从前鲜少接触的海鱼、螃蟹、海豚、鲸鱼等海洋生灵，如今都是他画布上的主角。台风、暴雨、蚊虫、漏雨的老屋，这些看似粗糙的山野日常，在他眼中都是自然的馈赠，风雨后的草木新生、晨昏间的山海变幻，都被他细心珍藏、落笔成作。他真诚善待村里的每一个人，感念村民的质朴善意，也悄悄将村落烟火、人间温情，融入自己的创作底色。

随遇而安 在平凡日常里坚守热爱

在“西北”看来，画画从来不是刻意咬牙坚持的任务，而是一种本能的生活表达方式，是自己与世界、与日常、与过往对话的温柔渠道。

工作室的墙面上，他正在打磨的大幅油画，收纳了一路遇见的所有温柔：相伴长大的亲人、淳朴善良的青葛村“守村人”、海南山海间灵动的生灵与风物，所有珍贵的相遇与记忆，都被他一笔一画妥善留存。对他而言，绘画不仅仅是对材料的摸索，对艺术语言的探寻，更是对生命存在的铭记，是安放心灵的日常修行。

走过辗转漂泊的数年，“西北”慢慢褪去浮躁，读懂了生活最珍贵的内核：世事恒变，唯坦然自处、热爱不息。这份通透松弛的人生态度，恰好与海南的气质完美契合。海岛不疾不徐的节奏、山海包容万物的胸襟、当地人随遇而安的生活心态，与他内心追求的自由、纯粹高度同频。

在这里，他不必追赶节奏、不必迎合世俗，只需顺着自然生长、顺着本心生活。“画画是我的根，不是喜好，是本能，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与念想，全都藏在画里。”

如今，“西北”告别琼海，移步万宁开启新一轮海南探索。他依旧保持着极简松弛的生活状态，收入随性、开支简约，靠卖画、兼职授课、自媒体接单维持生活，不焦虑、不内耗。面对世俗关于成家立业、安稳前程的期许，他早已与生活和解。曾经他因无法实现家人的期许而愧疚，如今他深知，自己内心安稳、热爱不减、步履不停，便是对家人最好的慰藉。

谈及“自由”，“西北”有自己的理解：人们追逐自由，恰恰是因为身处束缚，而海南的山海风物、当地人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，治愈了他的迷茫与焦虑。他没有长远固化的人生规划，不纠结前路、不忧虑未知，只专注当下，慢慢画画、好好生活。

前路漫漫、世事无定，他随遇而安、向阳而行，在山海之间执笔逐光，在平凡日常里坚守热爱，以松弛的姿态，活出热烈的艺术人生。